



# 方言词汇

---

- 方言词汇和方言词
- 方言词汇的差异和特点
- 方言词汇的调查
- 本字的考求



# 方言词汇和方言词

---

方言词汇是方言词的总汇。汉语各方言所使用的词和普通话所使用的词大部分是相同的。所谓相同，是指词义、词素及其构造方式相同，读音则不必相同。十个数词在不同方言里尽管语音上差异很大，但仍然是相同的词。另一方面，各方言也都有一定数量的词在词义、词素及其构造方式上不同于普通话，称为方言词。方言词汇的特点就体现在方言词上。有的方言词通行于某一个或几个方言区，也有的方言词只通行于某个方言片甚至某个方言点。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厨房

---

- 太原：伙房
- 成都：灶房
- 合肥：锅间
- 扬州：锅上
- 苏州：灶下间
- 温州：镬灶间
- 长沙、南昌：灶屋
- 双峰：茶堂
- 阳江、福州：灶前
- 厦门：灶脚
- 潮州：灶下
- 建瓯：鼎间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土豆

---

- 济南：地蛋儿
- 西安、成都：洋芋
- 太原：山药蛋
- 武汉：洋苕
- 合肥、阳江：马铃薯
- 扬州：洋山芋
- 苏州：洋芋茷
- 温州：番人芋，杨梅芋
- 长沙：洋芋头
- 双峰：洋芋子
- 梅县：荷兰薯
- 广州：薯仔
- 厦门：番仔番薯
- 福州：番囡薯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冰雹

---

- 北京、南昌：雹子
- 济南：拔\*子
- 西安、合肥：冷子
- 太原：冷弹子
- 武汉：雪砖
- 成都：雪弹子
- 扬州：冰雹子
- 温州、建瓯：龙雹
- 梅县、广州、厦门、福州：雹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猫头鹰

---

- 北京、济南：夜猫子
- 西安：鸱鸢
- 太原：咕咕油\*
- 成都：鬼灯哥儿
- 温州：逐\*魂\*
- 长沙：猫头鸟
- 双峰：哭鸟
- 南昌：夜哇\*子
- 梅县：猫头翁
- 阳江：鬼勾(雀)
- 厦门：暗光鸟
- 福州：猫王鸟
- 建瓯：牯\*顶鹞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扔

---

- 济南：拽
- 西安：撂
- 太原：砍
- 武汉：丢、掙
- 成都：甩
- 扬州：摔
- 苏州：丢、擲
- 南昌：抛、tiaŋ<sup>45</sup>
- 温州：ga<sup>22</sup>、ɕia<sup>313</sup>、拌
- 长沙：射、钉<sup>\*</sup>
- 双峰：亚<sup>\*</sup>、打
- 梅县：fit<sup>1</sup>、taŋ<sup>44</sup>
- 广州：扰、掙
- 阳江：tʃoŋ<sup>53</sup>、koŋ<sup>53</sup>
- 厦门：献<sup>\*</sup>、扰、练<sup>\*</sup>
- 福州：kœʔ<sup>3</sup>、k'œ<sup>31</sup>、辘<sup>\*</sup>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站

---

- 苏州：立
- 温州：予
- 双峰、南昌、梅县：企
- 广州、福州、厦门：企

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拍马

---

- 济南：舔腩
- 西安：骚轻，溜沟子
- 太原：舔屁眼
- 武汉：拍，呵热屁
- 成都：舔肥
- 合肥：拍马屁
- 苏州：拍马三
- 长沙：摸罗拐
- 双峰：捧马屁
- 梅县：捧大脚
- 广州：托大脚
- 厦门：扶p'ɔ<sup>24</sup>
- 福州：托令\*脬
- 建瓯：穿花鞋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馊

---

- 济南：斯\*脑\*、酸
- 西安：尸\*气、酸
- 成都：酸臭
- 温州：蔫
- 广州：缩
- 阳江：臭馊
- 厦门：臭酸



## 方言词例——舒服

---

- 北京：舒坦
- 西安：受活<sup>\*</sup>
- 武汉：好过
- 成都：安逸
- 合肥：伸坦；调和
- 扬州：写意；雅快
- 苏州：适意；写意
- 温州：好过；爽
- 梅县：快活
- 广州：自在
- 厦门：爽神
- 福州：爽快
- 建瓯：松爽



# 方言词的差异和特点

---

汉语方言经历长期发展，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不完全相同，因而在词语的继承和创新方面各具特点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方言词。

方言词的特点可以通过方言词与相应的普通话词的差异来观察。



# 词源差异

同源词作为历史语言学的一个术语，本指亲属语言中具有相同词根的一组词。例如英语、德语、拉丁语的“母亲”就是一组同源词：**mother**、**Mutter**、**mater**。汉语的方言分歧不亚于印欧语系的亲属语言，汉语方言间词义相同或相关，语音对应规律相同或相通的方言词也可以视为同源词。词义相同而不具备上述语音对应规律的方言词则不是同源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有不少同义的常用基本词在不同方言里有不同的来源。



## 词源差异(例)

- 普通话: 冰[piŋ<sup>55</sup>], 武汉: 凌[nin<sup>35</sup>],  
广州: 雪[ɕyt<sup>33</sup>], 潮州: 霜[suɔŋ<sup>33</sup>]
- 普通话: 说[ɕuo<sup>55</sup>], 温州: 讲[kuo<sup>45</sup>],  
南昌: 话[ua<sup>21</sup>], 双峰: 曰[gua<sup>33</sup>]
- 普通话: 傻[ɕa<sup>214</sup>], 武汉: 苕[sau<sup>213</sup>],  
西安、成都: 瓜[kua<sup>21</sup>]、[kua<sup>44</sup>],  
扬州、合肥、温州: 呆[te<sup>21</sup>]、[te<sup>212</sup>]、[ŋe<sup>31</sup>],  
苏州、厦门: 戇[gɔŋ<sup>31</sup>]、[gɔŋ<sup>33</sup>], 长沙: 宝[pau<sup>41</sup>]
- 普通话: (粥)稠[tɕ'ou<sup>35</sup>], 苏州: 厚[hɥ<sup>31</sup>],  
南京: 干[kɑŋ<sup>31</sup>], 长沙: 醞[niẽ<sup>21</sup>], 双峰: 浓[iɛn<sup>13</sup>],  
临湘: 密[mi<sup>35</sup>], 祁门: 硬[ŋã<sup>33</sup>]



## 早起词与晚起词的差异

---

普通话词汇是以汉语北方方言为基础的，中古以来，北方汉语的演变比南方汉语快，其词汇面貌与古汉语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而东南方言则较多地保存了古汉语词，其中尤以粤方言和闽方言为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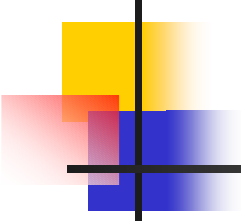
# 广州话古词语

---

- 屐[k'ɛk<sup>22</sup>]——木拖鞋
- 行[haŋ<sup>21</sup>]——走
- 倚[k'ei<sup>23</sup>]——站
- 睇[t'vi<sup>35</sup>]——看
- 食[ɕik<sup>22</sup>]——吃

- 鑊[wɔk<sup>33</sup>]——锅
- 走[tsəu<sup>35</sup>]——跑
- 着[tɕœk<sup>33</sup>]——穿
- 饮[iɛm<sup>35</sup>]——喝
- 畀[pei<sup>35</sup>]——给





# 厦门话古词语

---

- 目[bak<sup>5</sup>]——眼睛
- 啼[te<sup>24</sup>]——哭
- 惊[kĩã<sup>55</sup>]——怕
- 索[soʔ<sup>32</sup>]——绳子
- 鼎[fĩã<sup>51</sup>]——锅
- 觅[ba<sup>33</sup>]——寻找
- 厝[ts'u<sup>11</sup>]——房子
- 头毛[t'au<sup>24-33</sup> mŋ<sup>24</sup>]——头发



## 温州话古词语

---

- 嗅[hon<sup>42</sup>]——闻
- 面[mi<sup>22</sup>]——脸
- 着[tɕia<sup>323</sup>]——穿
- 温墩\*[uan<sup>44—32</sup>t'an<sup>44—33</sup>]——温



# 南昌话古词语

---

- 嗅[ɕiuŋ<sup>45</sup>]——闻
- 禾[uo<sup>42</sup>]——稻子
- 企[tɕ'i<sup>21</sup>]——站
- 噍[tɕieu<sup>21</sup>]——嚼



## 梅县话古词语

---

- 禾[vo<sup>44</sup>]——稻子
- 食[sət<sup>5</sup>]——吃
- 索[sok<sup>1</sup>]——绳子
- 面[miɛn<sup>52</sup>]——脸



# 同源异流方言词

- 普通话：肮脏[an<sup>55</sup>tsan<sup>55</sup>]
- 温州话：麇\*糟[ɜ<sup>44—32</sup> tsɜ<sup>44—33</sup>]
- 广州话：污糟[wu<sup>53—55</sup>tʃou<sup>53</sup>]
- 厦门话：腌臢[am<sup>55—33</sup>tsam<sup>55</sup>]
- 梅县话：□□[ɜu<sup>52</sup>tsɜu<sup>52</sup>]
- 南昌话：腌臢[ŋa<sup>42</sup>tʃa<sup>42</sup>]
- 建瓯话：□□[la<sup>42</sup>sa<sup>42</sup>]
- 武汉话：拉\*瓜\*[la<sup>55</sup>·kua]
- 长沙话：邋遢[la<sup>24</sup>·t'a]



# 沈阳话里的外来词

---

来自满语:

埋\*汰\*[mai<sup>35</sup>·t'ai]——肮脏

特\*勒\*[t'ə<sup>53</sup>·lə]——不整齐

来自俄语:

裂\*巴\*[lie<sup>53</sup>·pa]——面包

马\*神\*[ma<sup>213—211</sup>sən<sup>35</sup>]——机器



## 上海话里的英语借词

- 沙\*发\*[so<sup>54—55</sup>faʔ<sup>55—53</sup>]——沙发(sofa)
- 派\*司\*[p'a<sup>53—55</sup>sɿ<sup>53—31</sup>]——通行证(pass)
- 水\*汀\*[sɿ<sup>55—33</sup>t'in<sup>53</sup>]——暖气(steam)
- 司\*的\*克\*[sɿ<sup>54—55</sup>tiəʔ<sup>55—53</sup>k'əʔ<sup>55—53</sup>]——  
手杖(stick)
- 水\*门\*汀\*[sɿ<sup>55—33</sup>mən<sup>13—55</sup>t'in<sup>53</sup>]——  
水泥制品(cement)



# 广州话里的英语借词

- 波\* [pɔ<sup>55</sup>]——球(ball)
- 恤\*衫 [ʃət<sup>55</sup>ʃam<sup>53-55</sup>]——衬衫(shirt)
- 的\*士\* [tɪk<sup>55</sup>ʃi<sup>22</sup>]——小轿车(taxi)
- 菲\*林\* [fei<sup>55</sup>lm<sup>35</sup>]——胶卷(film)
- 士\*的\* [ʃi<sup>22</sup>tɪk<sup>55</sup>]——手杖(stick)
- 士\*巴\*拿\* [ʃi<sup>22</sup>pa<sup>55</sup>na<sup>35</sup>]——扳手(spanner)





## 厦门话里的马来语借词

- 道\*郎\*[to<sup>33-11</sup>lon<sup>24</sup>]——帮助(tolong)
- 五脚去[go<sup>33-11</sup>k'a<sup>55-33</sup>k'i<sup>4-11</sup>]——人行道(gokhaki)
- 镗\*[lui<sup>55</sup>]——铜板(duwit)
- 雪\*文\*[sap<sup>31-5</sup>bun<sup>35</sup>]——肥皂(sabon)
- 洞\*葛\*[ton<sup>33-11</sup>kat<sup>31</sup>]——手杖(tongkat)



## 方言复合词的词素差异(1)

---

- 普通话：手掌
- 北京：巴掌
- 温州：手掌
- 苏州、厦门：手心
- 双峰、长沙：手板
- 潮州：手底
- 梅县：手巴掌
- 普通话：讨厌
- 合肥：讨嫌, 格\*厌
- 扬州：犯嫌
- 苏州：惹气, 讨惹厌
- 双峰、长沙：带厌
- 南昌：惹人嫌
- 梅县：得人恼
- 广州：乞人憎



## 方言复合词的词素差异(2)

---

- 普通话：接吻
- 太原：亲嘴
- 武汉：挨嘴
- 合肥：疼嘴
- 苏州：香鼻头，  
香面孔
- 温州：打弼，稛嘴
- 双峰：打啵
- 南昌：嗅嘴
- 梅县：斟嘴
- 广州：噉嘴
- 厦门：相斟



## 方言复合词的构词差异(1)

---

有的复合词词素虽然相同，构造却不同。例如，粤语、闽语、客家话把“客人”叫“人客”，吴语、闽语、赣语、客家话把“热闹”说成“闹热”，粤语、闽语、吴语、赣语把“喜欢”说成“欢喜”，粤语把“拥挤”说成“挤拥”。



## 方言合成词的构词差异(2)

有些附加式合成词词根虽然相同，附加的词缀却不同。例如，普通话“竹子、盖子”，苏州话为“竹头、盖头”；普通话“老大、老二”，苏州话为“阿大、阿二”。普通话“鼻子”，上海话为“鼻头”，广州话为“鼻哥”，梅县话为“鼻公”。

有些词在普通话里是单纯词，在方言里则是合成词。例如，普通话单纯词“纸、灶、车”苏州话为合成词“纸头、灶头、车子”。



## 方言里的音变构词

有的方言还有完全不同于普通话的音变造词法，例如南宁郊区老口村平话有一种音变造词法，某些表示手部动作的动词根据动作对象的大小有两种不同的词形，一种主元音为a，另一种主元音为ε。前者表示对较大对象施加动作，后者表示对较小的对象施加动作，例如：

挖[uat]/[uεt]

掰[mat]/[mεt]

挟[kat]/[kεt]



## 方言词义宽于普通话

---

- 苏州：馒头——馒头；包子
- 长沙：蚊子——蚊子；苍蝇
- 扬州：鼻子——鼻子；鼻涕
- 上海：吃——适用于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：  
~饭、~酒、~烟
- 常熟：一直——常常；一直



# 方言词义窄于普通话

---

- 浙江遂昌：面食——馄饨
- 浙江平阳：水——凉水
- 江苏常熟：姊妹——妹妹





## 方言词义与普通话不对应

---

- 上海：白乌龟——鹅
- 福州：紫菜——茄子
- 扬州：公公——外祖父、婆婆——外祖母
- 厦门：惊——怕



## 方言词义与普通话相反

---

- 广州：房——屋子  
屋——房子
- 常熟：馒头——包子  
包子——馒头



## 方言独创词语(1)

有不少表示同一概念，词义完全相同的方言词，由于文化背景和造词心理不同，词形大相径庭。这是方言词中最富个性的一类。例如：

普通话“蝙蝠[piɛn<sup>214</sup>fu<sup>35</sup>]”，北京为“燕\*么\*虎\*儿 [iɛn<sup>51</sup>·mə xur<sup>214</sup>]”，济南为“檐憋\*蝠子 [iã<sup>42-45</sup>·piə xu<sup>213-21</sup>·tsɿ]”，西安为“夜标\*虎\* [ie<sup>55</sup>piəu<sup>31</sup>·xu]”，长沙为“檐老鼠 [iẽ<sup>13</sup>lau<sup>41</sup>çy<sup>41</sup>]”，广州为“蝠鼠 [fuk<sup>5</sup>ʃy<sup>35</sup>]”或“飞鼠 [fei<sup>53</sup>ʃy<sup>35</sup>]”，梅县为“帛\*婆口 [p'ɛt<sup>5</sup>p'o<sup>11</sup>ɛ<sup>31</sup>]”，厦门为“蜜婆 [bit<sup>5-32</sup> po<sup>24</sup>]”，福州为“琵琶\*兜\*壁 [pi<sup>52-21</sup>βa<sup>52-21</sup>lau<sup>44-52</sup>βieʔ<sup>23</sup>]”。



## 方言独创词语(2)

普通话“螳螂[tʰaŋ<sup>35</sup>laŋ<sup>35</sup>]”，北京为“刀螂[tau<sup>55</sup>laŋ<sup>35</sup>]”，西安为“猴子[xou<sup>24</sup>·tsɿ]”，太原为“扁担婆[pie<sup>53</sup>tæ̃<sup>45</sup>pʰə<sup>11</sup>]”，成都为“孙猴子[sən<sup>44</sup>xəu<sup>21</sup>tsɿ<sup>53</sup>]”，温州为“剪裾娘[tɕi<sup>45</sup>tɕy<sup>44-32</sup>ni<sup>31-22</sup>]”，长沙为“禾老虫[o<sup>13</sup>lau<sup>41</sup>tsən<sup>13</sup>]”，广州为“马狂螂[ma<sup>23</sup>kʰoŋ<sup>21</sup>loŋ<sup>21</sup>]”，阳江为“马骝狂[ma<sup>21</sup>leu<sup>43</sup>kʰoŋ<sup>43</sup>]”，厦门话为“草猴[tsʰau<sup>51-55</sup>kau<sup>24</sup>]”，福州话为“草蜢哥[tsʰau<sup>31-21</sup>maŋ<sup>31-21</sup>ko<sup>44</sup>]”。



## 方言独创词语(3)

---

- 普通话：向日葵
- 北京：转日莲
- 济南：朝阳花
- 昆明：朝阳饼儿
- 温州：太阳佛花
- 普通话：萤火虫
- 苏州：游火虫
- 梅县：火蓝虫
- 厦门：火金姑
- 福州：蓝尾星



## 方言特殊词语

---

- 各方言都有一些本方言通用而不见于或极少见于其它方言的词语。由于暂不清楚其来源，故称为方言特殊词语。
- 吴方言：囡五<sup>\*</sup>女儿、轧<sup>\*</sup>挤、拥挤、攒<sup>\*</sup>扔
- 湘方言：里手<sup>\*</sup>内行、堂客<sup>\*</sup>妻子
- 客家方言：脉<sup>\*</sup>介<sup>\*</sup>什么、[女哀]<sup>\*</sup>母亲、计挑<sup>\*</sup>
- 闽方言：囡<sup>\*</sup>儿子、的<sup>\*</sup>括<sup>\*</sup>(得意、棒)
- 粤方言：嘢<sup>\*</sup>东西、乜<sup>\*</sup>什么、靚<sup>\*</sup>漂亮、叻<sup>\*</sup>能干



## 方言词的南北分野

---

	公鸡	母鸡
■ 苏州:	雄鸡	雌鸡
■ 温州:	雄鸡	草鸡
■ 长沙:	鸡公(子)	鸡婆
■ 南昌:	鸡公	鸡婆
■ 梅县:	鸡公	鸡嫫
■ 福州:	鸡角	鸡母
■ 广州:	鸡公	鸡𨾏



# 方言词汇调查范围的确定

调查方言词汇，如果是为了反映词汇的全貌，就需要记录尽可能多的词语，如果限于条件而不可能作大规模调查，就要以常用词语作为重点，而尽可能少涉及书面的和生僻的词语。这是因为常用词语是日常口语中使用的，在整个词汇中具有代表性。方言的词汇特点基本上也表现在这一部分。其次，方言中有许多来自普通话的新词语，对它们进行观察可以了解方言词汇演变的趋向。此外，某些方言还有一些与地区性行业有关的词语（例如海滨、渔场的水产业用词，山乡农村中的蚕茶林药业用词），而有些与行业、阶层等有关的词语却又与地域分布无关，这些词语都值得注意。





## 方言词汇调查表格的编制

词汇调查范围确定后，要着手编制调查表格，按照不同要求设计词条。词条可以包括各个方面，多多益善，不一定局限于常用词语。还可以根据方言特点，重点增加某些词语。词语总数自数百至数千不等。词条按词类分列，名词、动词等词类之下再按义类分列，然后按词的音序或笔画顺序排列。这样，调查表格本身就是一个分类词汇集，因而有利于词汇的调查和资料的整理。



## 方言词的鉴别

由于官话方言的强大影响，特别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力推广普通话，普通话的词语已经大量进入方言，速度是惊人的。例如上海、温州、福州等地本来把⑧电影⑨叫做⑧影戏⑨，但三十余年来口语中也同时普遍使用⑧电影⑨一词，这样，⑧电影⑨也就成了上述各个方言词汇的一员。但普通话词语进入方言的程度深浅不同，其表现就是词语的使用频率不同。所以，要设法鉴别方言区群众使用的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，哪些已经进入方言词汇，哪些还没有。这就要注意调查的方式，少用问答式，多用启发式，等等。此外，还需要注意了解调查对象本身的情况，以鉴别哪些真正是该方言的词语，哪些是异方言或普通话对个人影响的结果，或书面词语的借用。



# 方言词的记录

- 调查方言词汇首先要求记音。记音不仅要记单字音，还要记语流音变和特殊音变（诸如同化、异化、合音等），并加以注释说明。方言中有的语音现象可能要到记录词语时才能发现，这时还要回过头来做语音的补充调查。
- 记录方言词语，还要求记下方言的字形。有的方言词语无字可写，就借用本方言中的同音字，在右上角加\*号表示，例如苏州鲞\*[hɿ<sup>523</sup>](虹)。没有同音字时，就以方框表示，例如梅县：□[ŋam<sup>44</sup>](碰)。有的方言使用自造的方言俗字，称为方言字，应按名从主人的原则采用之，如湖州[𠬞克][k'ieʔ](端)，南宁平话𠬞[t'an]鸡(杀鸡)。

# 方言词的释义

- 方言词语的释义要求准确。例如梅县话的“正”字有两种读音： $tsən^{53}/tsaŋ^{53}$ ，前一读义为“不反”，后一读义为“不歪”。应作为两个方言词分别释义。
- 长沙话“瘦”、“腩”两词，指人畜时用“瘦”，指肉类时，谓语用“瘦”(这块肉很瘦)，修饰语用“腩”(这是一块腩肉)，这是语法功能不同，释义时应加以说明。
- 在准确解释词义的基础上，还要进一步弄清方言词和普通话词的对应关系。这种对应关系有的是一对一，有的是一对多，例如：

福州		北京
嫩 $[nauŋ^{242}]$	——	小 (不大)
细 $[sɛ^{213}]$	——	细 (不粗)
幼 $[ieu^{213}]$	——	嫩 (不老)